

莫波格经典成长小说系列·8

逃离香格里拉

Escape from Shangri-La

[英] 麦克·莫波格 Michael Morpurgo 著 / 黄静雅 译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逃离香格里拉

【英】麦克·莫波格 (Michael Morpurgo) / 著 黄静雅 / 译

*Escape from
Shangri-La*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逃离香格里拉 / (英) 莫波格著; 黄静雅译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4.6 (2015.1重印)
书名原文: Escape from Shangri-La
ISBN 978-7-5112-5954-7

I. ①逃… II. ①莫… ②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1089号

图字号: 01-2014-0527

ESCAPE FROM SHANGRI-LA

by Michael Morpurgo

Copyright ©1998 by Michael Morpurg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4 by Beijing Double Spiral Culture&Exchange Company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逃离香格里拉

著者: 【英】麦克·莫波格

译者: 黄静雅

策划: 双螺旋童书馆

责任编辑: 张盈秀 黄海龙

特约编辑: 唐 浒 卢 丹

插画设计: 芒 果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特约技术编辑: 张雅琴 杨 骏 沈永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19571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010-63497501、63370061 (团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邮 箱: gmch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00千字

印 张: 6

版 次: 2014年6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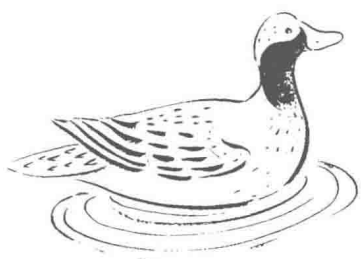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5年1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5954-7

定 价: 20.00元

献给康拉德与安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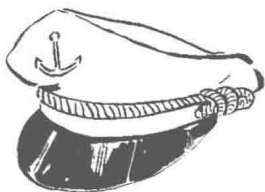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目 录

讨厌的老家伙	001
水之音乐	011
巴拿度男孩	022
迷途知返的父亲	033
漂泊者	045
一切都会好起来	056
香格里拉	070
露西·爱丽丝号	085
失踪	102
敦刻尔克	120
大逃离	140
清晨起个大早	157
给我父亲的信息	174



讨厌的老家伙

我跪在沙发上，靠着沙发背，看向窗外。现在是暑假，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。“他已经在那儿站了一整天了。”我说。

“谁啊？”妈妈还在熨衣服。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”她继续说道，“我就是喜欢熨衣服。这活儿能安抚我的内心，帮助我恢复积极心态，还很有满足感。和教课完全不同，教课绝对不会让我内心平静。”她特别喜欢说教课的事，放假了也还是说个不停。

“那儿有个人。他一直站着，就站在那儿盯着我们看。”

“这是个自由世界，不是吗？”

老人站在马路对面的路灯下，就在马丁夫人房子外面。





他有时靠在路灯柱上，有时就只是站着，耸着肩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。可他的眼睛从来都没闲着，一直看着我。他穿一件防雨服——也可能是水手服，我说不准——衣领竖起，起到点挡雨的作用。他头发很长，全部花白了，似乎还在脑后束成一个马尾，看起来就像个古代维京海盗^①头子。

“来看一下啊，”我说，“他挺奇怪的，真的。”可妈妈连头也不抬。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痴迷熨衣服呢？我实在没理解。她拍了拍一件刚熨好的衬衣，头悲伤地歪向一边，那神情好像在向一条老狗道别。我扭过头去，再次看向窗外。

“他在那儿干吗啊？肯定浑身都湿透了。妈妈！”最后她终于走了过来。她和我一起跪在沙发上，她的身上散发着刚熨烫好的衣服的味儿。“一天！他在那儿站了整整一天！从早饭后就开始了。真的！”

“他那头发，”妈妈发出“啧啧”的声音，“要我说啊，看起来倒像个流浪汉，是个讨厌的老家伙。”说着，她不满地皱了皱鼻子，好像就算隔这么远，也能闻到他身上的味儿。

“流浪汉怎么啦？”我说，“你刚不是说这是个自由世界吗？”

“相对自由，亲爱的塞西，只是相对自由。”她身体探到我这边，拉上了窗帘。“好了，现在请他观看威廉·莫

^① 维京人（Viking）就是北欧海盗，他们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英国岛屿。





里斯设计的百合花吧，看到心满意足为止。我们也不用再看到他了，不是吗？”她看着我，脸上漾起一个会心的笑容。

“塞西·史蒂文斯，你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儿吗？以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你老毛病又犯了，是不是？拖……延……症。”她说的没错。她故意把这个词以慢得让人难以忍受的速度说出来，把嘲讽效果放到最大。她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这老师可不是白当的。“练小提琴啊，塞西。你先是说早上练，后来改口说下午练。现在已经快到傍晚了，你都还没碰一下琴呢，是不是啊？”

她离开沙发，在我面前蹲下，握住我的手，直视着我的脸。“快点，趁你爸还没回来，开始练习。你也知道要是你不练琴他会有多难过。做个乖乖的小天使吧。”

“我本来就不是天使，”我坚定地说，“我也不想做什么天使。”妈妈还没来得及发话，我就走出了房间，“噔噔噔”爬上了楼。

我对妈妈的心情很矛盾。我和她很亲，亲密程度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，她也一直是我惟一的知己，我最信赖的朋友。不管我做什么，她都会最大限度地维护我。我偶然听到她这样为我辩护：“她只是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，”她解释道，“她现在一半是个女孩，一半是个女人——既非前者，也没完全成为后者。她以后会摆脱这种状态的。”尽管如此，她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拿出老师的架子。最糟糕的是，她还会使出



我父亲这个撒手锏。其实要是我不练琴，父亲也不会真的难过，只是我知道他会感到失望。我讨厌让他失望——妈妈对我这个心态也是了如指掌。

父亲只要一有机会，只要他人在家，都会到我的房间来听我拉琴。他会倚靠在椅背上，双手往脑袋后面一背，闭上眼睛。我演奏得好时——只要他在，我的表现都很好——他会在结束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他还会说：“真是直抵人心啊，小演奏家。”可近来自从我们搬家后，父亲听我拉琴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。他在电台找了份新工作，忙得不可开交——每天他都要做两个节目，周末更多。有时为了听他的声音，我也会打开收音机，可那感觉和平时很不一样。收音机里的他根本就不是我的父亲。

对于小提琴，我的心情也很矛盾。其实我很爱拉琴，对它充满热情。我爱合上那绿绒琴盖，觉得所有的秘密都被关在了里面；我爱腮托舒适地紧贴着我的下巴的感觉；我爱拉动琴弓，用手腕内侧感受流畅而紧绷的琴弦。我喜欢练琴，又很讨厌练习，确切地说，我讨厌别人催着我去练习。可只要我已忘记自己在练习，彻底进入音乐的世界，我就能快乐地一连拉上好几个小时，忘记时间的流逝。

我这次拉的是亨德尔的一段广板，演奏得很好，都能感觉到愉悦感像针刺一样顺着胳膊往下爬。我刚开始享受音乐带给我的快乐，刚开始觉得自己已和小提琴融为一体的时候，讨



厌的门铃声响了。魔法被打破了，我一下子又被拽回了讨厌的练习状态。门铃又响了起来。任何能让我躲避练习的借口我都不会放过。我把小提琴放在床上，搁下琴弓，爬到楼梯最上面想看个究竟。大门开了，一个影子飘进过道，妈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个黑影旁边。

“是谁啊？”我边问边顺着楼梯往下走。

黑影突然走到过道亮处，我这才看清，原来是一直站在马路对面的老人。他站在下面，浑身直往下滴水。“抱歉，”他说，“我本来不想来打扰你们。”

他看到我时，脸微微一颤，笑了。“塞西？”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！“你肯定是塞西，我是你爷爷啊——你肯定觉得我这么说很奇怪吧？我是你爸爸的爸爸，也就是你的爷爷，对不对？”他又打量起了妈妈。

“我说的是真的，就和我活生生地站在你们面前一样真实。我是小亚瑟的爸爸，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还很小，才五岁大，一晃都五十年过去了。时间真长啊。”他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停顿了一会儿。“大耳朵，天生一对大耳朵，他就跟头小象似的。所以我们才叫他亚瑟。你看过动画片《大象家族》，是吗？”我说不出话来，只好点点头。“我就好像里面的巴巴，他妈妈就是塞莱斯特，所以我们的宝贝、我们的儿子，就起名为亚瑟。当然啦，他可没有长鼻子。”我不由得笑了，他看见我在笑，也冲我笑了起来，眼睛一下子亮

了许多。

“我觉得啊，他跟那时候比可是老了一点。跟我想的一样，都长大了。”说完，他又细细打量起了我。“仔细想想，你看起来和小亚瑟也有点像，除了那对耳朵。你的耳朵长得很好，漂亮又利索，耳朵就该这样。而不是像他那样，风一吹就啪啪直扇。你多大啦？十三？十四？”

“十一。”我说。妈妈抓住我的手，紧紧握住。她握得很用力，我都觉得疼。

“七十五，”老人指了指自己，“我今年七十五岁了。老得像座山，你们觉得呢？知道你爸小时候怎么喊我吗？‘冰棒儿’。一开始他喊我‘冰儿’，后来就成了冰棒儿。也不知道原因，后来大家都这么叫我——冰棒儿，冰棒儿·史蒂文斯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妈妈低声说道，把我拽到她身边，“你不可能是他。亚瑟没父亲。”老人一下子站不稳了。他身体晃了晃，往前踉跄了一步。我们本能地往后退了一下。他的耳朵在滴水，下巴在滴水，手指头也在滴水。他的整个身体似乎都在流泪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的头发并没有白透，呈奶白色，有的地方是黄色的。看起来并不干净。他整个人看起来都不干净。

“所有人都有父亲，”他说着，向我们伸过手来——和鬼魂一样，我暗想。“我不是鬼魂，塞西。”我们退得更远了。只有鬼魂才会读心术。“我跟你讲，我是冰棒儿·史蒂文





斯，是亚瑟的父亲，我是活生生的人，是真实存在的。哦，鬼魂可不会觉得饿，不是吗？也不会有感觉。”他突然伸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“感觉到了吗？”他的手冷得像块石头，却很真实。他绝对不是鬼魂。“你们这儿有茶吗？给我来一杯吧，给我这老伙计暖暖身子，好吗？”

妈妈这会儿缓过神来了，把我拉到身后，但手依然紧握着我不放。“我怎么知道？你说自己是谁都行，不是吗？就那样从马路上走进来，说自己是谁都行。我怎么知道你就是你说的那个人？”

老人做了个深呼吸，才开口说话。“听着，这些灰白的东西”——他拍拍自己的太阳穴——“它们以前不是这样。人会变，但有些东西你是变不了的。如果住在这儿的真的是亚瑟·史蒂文斯，那他就是在布拉德维尔长大的，那个地方靠海，位于埃塞克斯郡的海边上。他是你的丈夫，也是你的爸爸——除非我说错了，不过我绝对不会搞错——那我们就是亲戚，大家都是。我只想来看看他，仅此而已。我没觉得这么做会造成什么伤害——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”

大家沉默地站在过道里，我都能听见妈妈在努力思考的声音——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在想一样的事吧。爸爸的确是在埃塞克斯郡的海边长大的，我们都去过那个地方，还看过他出生的房子。他的童年对我们来说一直都是个谜。他是在福利院长大的，这个我知道。他的妈妈，也就是我的奶奶，很早就去世

了，这我也知道。至于他的父亲我就一丁点儿都不知道了。爸爸从没提起过他，反正我没听过。就算我曾经想过这个人——我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想过——那我潜意识里也认定他就像我奶奶一样，已经死了。

老人解开外套扣子，手伸进衣服内袋摸索起来。妈妈依然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我觉得我的手仿佛被铁钳给夹住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钱包，里面塞得满满的，好像一个被揍散了皮的三明治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钱包，像是捧着圣物一样虔诚。他用颤抖的手抽出一张老照片，照片已经褪成了棕褐色，四角都已破损，满是折痕。他把照片递给我们。照片上，一个年轻人正看着我。他站在一栋板房前面，窗户旁长满了玫瑰。一个小男孩骑在他的肩头，手抓着他的头发，攥成两个小拳头。他们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，正深情地看着他们。

“这是你奶奶，”他说，“这是我，还有小亚瑟，就是你爸爸。看，我头发都要被他连根拔起来了。他老这么做，这个小淘气。那是1950年的夏天，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夏天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妈妈还在用审问的口气说话，“亚瑟的母亲，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显然，这个问题让他很困扰，他似乎很不情愿回答。最后他开口说话了，看得出来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口的。

“塞西莉亚，”他说，“她的名字是塞西莉亚。”说完他看着





我笑了。“没错，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塞西。你之所以有这个名字都是为了纪念你奶奶，是吗？”

他说得没错，他说得都对。我感到一股暖流正悄悄爬上我的后脖颈儿。我奶奶的确叫塞西莉亚，我的名字也是为了纪念她才起的。这点我一直都清楚。起居室里还有她的照片，就放在钢琴上面。照片里的她看起来特别年轻，太年轻了，以至于我从没想过她是我的奶奶。

我抬头看着他的脸。他的眼睛是蓝色的，眼神深邃而温和。我爸爸的眼睛也是蓝色的，我也是。就在那一刻，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。面前这个人的确是我父亲的父亲，我的爷爷。

我们就这么站了一会儿，盯着彼此。

我捏了捏妈妈的手，催促她做点什么，说点什么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别保持现状。她低头看着我，我看得出来，她心里还很犹疑。可我知道他没有说谎，我了解说谎的人的样子——我自己就经常这么干。这个人没有说谎，说谎的人能够看穿彼此。

“你最好赶快进来。”我说。

我从妈妈手里挣脱开，轻轻搂住爷爷的胳膊，把他带进温暖的厨房里。



水之音乐

“恐怕是我太喜欢吃甜食了。”他说着，前后往自己的茶杯里加了满满五勺糖。我们看着他，他双手捧着茶杯，小口呷着，喝得有滋有味。每一口都很享受。间或，他还从盘子里拿起巧克力消化饼干，蘸进茶杯里，等整片饼干都泡透了再送进嘴里。他就这样一块接一块地吃得津津有味，几乎都没停下喘口气。他一定饿得厉害。他的脸饱经风霜，呈棕色，满脸皱纹，一点也不平坦，就像老橡树的树皮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面庞，怎么也没法把眼神从他脸上挪开。

我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总得有人来干这活儿。我可受不了这么沉静的气氛，它让我觉得难受。显然，现在的他一心一意只想着茶和饼干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妈妈坐在餐桌另一端，盯

